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十五回 行幻術戲語畫梁間 救佳人隱身奸賊府

默坐小齋意念窮，是誰平旦發鐘聲。睡鄉驚醒人多少，欲海無邊一柱撐。

話表李廣將錢老夫人勸解未尋自盡，李廣即代他開發了船錢，四人送錢老夫人回府商議去救瓊珠。你道那搶錢瓊珠的劉彪究竟是何等人，膽敢如此凶橫，白日搶擄民間良女麼？看官有所不知，這劉彪原是關官劉瑾的義子，他又襲了爵職，人都稱他為千歲，綽號是花花太歲。他倚仗劉瑾的勢力，強惡無比。家中養著四個教習楊珍、馬玉、刁龍、鄂虎，並打手百十名，專在外面窮凶極惡。今日劉彪帶領打手來看龍舟，偶見錢瓊珠美貌，便喝令眾打手強搶。

閒言少敘。且言李廣、徐氏兄弟並廣明僧一同來至錢府，大家商議設法去救。李廣說：「據我意思，就候今晚改換行裝，暗地潛入他家，一個人去救錢小姐，一個人準備抵敵。徐氏二位兄弟不會武藝，廣明賢弟隨我走一趟。」四人正議之間，只聽中樑上有人答話：「要救錢小姐，必須請我老五去，你們所議不成。但教李大哥認我作老五，我便將錢小姐救出來。如若不認我作老五，你等再也救不出來。」四人聞言驚駭，只聞人言，不見有人形，疑為狐仙之類，即仰頭向上一望，無有形跡。李廣拔劍在手，喝道：「畢竟你是妖是鬼，你竟敢戲耍我等？」又聞樑上說：「我非妖非鬼，我是一人。」李廣說：「既然是人，何不出來一會。」言未畢，一聲響，從樑上落下一人。見此人非僧非道，儒雅風流，年約十五六歲，只嚇得徐氏兄弟往後倒退。李廣舉劍向那人砍去，分明砍在那人身上，忽然不見其人。忽聞那人在亭柱說話：「李大哥休得無禮。我老五實在不是妖非是鬼，我乃是東方老祖的徒弟。自幼在山學就五遁三除的藝術，今奉老祖之命，特來會李大哥搭救錢小姐，非有別意。我乃金陵人氏，姓張名珏，綽號半枝梅。特來高攀與李大哥拜為兄弟，我張珏足矣。」言罷，又現露身形。李廣聞言又驚又喜，說：「多有得罪賢弟了，務祈寬容。」遂令徐氏兄弟、廣明等皆通了名姓，就結為契友，排行第五。於是大家落座，李廣便問：「五弟有何法去救錢小姐？請道其詳。」張珏說：「此事甚易。小弟有乾坤寶袋，莫說錢小姐一人，便有一千八百的人，也裝的了。小弟去到那裡，不費一槍一刀，自能把錢小姐安安穩穩裝了回來。此法好否？」李廣等聞言，皆稱妙極。

錢家的僕婦已聽明所議，救小姐用奇異之法，遂報進後宅。不移時，錢夫人來至廳房，便向五人跪倒：「望祈五位設法救出小女，恩同再造，感謝大恩不盡。」張珏遂將錢夫人扶起，回答：「我等必然盡心竭力，搭救千金小姐回來，決不食言。要救令愛，須候至黃昏，方可前去。老夫人只管放心，包管將令愛救回。」錢夫人退出廳房，命僕人設擺酒筵，款待五人。五位兄弟暢飲直至夕陽西下，將近黃昏方才罷席。此時張珏欲探劉莊救錢小姐，李廣囑咐：「吾弟前去救錢小姐，且記不可暗中傷人，非是英雄所為。非追他性命不可，必須明正其罪，終是我輩本分。」張珏稱：「是！謹遵兄命。」時已月上花梢，張珏告別，登時不知去向，眾人稱贊不已。

這張珏霎然已至劉莊，隱身至銀安殿。只見猜拳行令，燈燭輝煌，劉彪在正面坐，教習門客坐在兩旁，歡呼暢飲。張珏縮身出了殿外，耳聞朝西迴廊那廂有人說話，隨其聲音，竟奔迴廊。轉過迴廊，就聽小使家僮在那裡低聲正論劉彪的惡跡。這個說：「方才搶的那個女子已送上西樓，將西樓改了洞房，今晚就成親。」那個說：「此事恐怕不成。我方才從西樓下經過，但聞樓上許多僕婦丫環勸解那女子。那女子不但不受勸，而且拍桌打板凳，鬧的不休，聲稱拚著一死。這美女卻是九烈三貞之性。小千歲若硬行逼迫，他必死而後已。」張珏聽罷，心中甚是可敬這位錢小姐的貞烈。遂向西去轉了兩個彎，見迎面一座西樓，樓外排著朱紅欄干，樓內燈燭輝煌，有哭泣之聲。張珏隱上樓，見一女子生得千嬌百媚，量是錢小姐了。見一群丫環僕婦持鏡匣的，捧面水的，有捧著簇新衣衫，皆站在女子面前，你一言我一語，相勸小姐：「不要啼哭了。時候已經不早了，外面喜筵已散，小千歲就要進來。請小姐急速梳妝換衣，成其百年的大事。洞房花燭，人人皆愛，今日是小姐，明日居然就是一位王妃。穿著鳳冠霞帔，莽袍玉帶圍腰，使婢呼奴，誰敢不奉承？榮耀已極。如果思念老太太，這也不難，便將他老人家接過來，同在此處居住，小千歲一定是願從的。小姐趕快梳洗罷，不要哭壞了身軀，反自吃苦。」話猶未了，錢瓊珠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心中大怒，一聲喝道：「呸！爾等少來繞舌！你們皆是狐假虎威，助惡為虐，不顧廉恥的淫亂娼婦，快快給我滾開！我身可殺而不可辱。」說著在丫環手內奪過鏡匣，向眾人擲去，「噹啷」一聲，已將鏡匣攪得粉碎。眾丫環僕婦一怔，心知勸不回心。內中有一僕婦飛奔下樓，跑至外面，向劉彪跪稟：「僕婦們在樓上再三勸那美女梳妝換服，用些飲食，好與千歲成親。不料那美女只是啼哭，反把鏡匣摔碎。非是僕婦們不肯盡心，實在那女子滯忸不省，特來稟知千歲爺得知。」劉彪聞報不悅，喝道：「爾等實是無用之輩，不說爾等不會勸解，反言美人忸忸。天下那有這等癡女，見如此洞天福地，反哭而不樂的道理？人家初進門，有些害羞。爾等是無用之才，滾下去。」僕婦被斥，垂頭喪氣回後宅去了。